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家藏集卷三十四

明 吳寛 撰

記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有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忠簡胡公吉之廬陵人也公薨後鄉人祠之學宫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之祠于家者則宋元之季兩燬于兵至國朝宣德乙卯其

九世孫伯儉始復率其族人搆之今其祠在所居香城里者是也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服窮則瀌不得祀今去公三百餘年矣子孫何故而祠之子孫可也鄉人又何故而祠之噫公之功雖祠之他郡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何也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讐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彊於敵國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此公之功也葢當汴宋之季靖康之初金人一旦長驅而南遂陷京城已而乗輿北狩宗

社南遷軍民困於廹逐府庫竭於徵求中國之禍莫甚於此原其始之所以啟此禍者固由閹人喜功之過按其終之所以成此禍者則由朝士主和之罪也而其為罪之魁者則莫若一秦檜檜之凶悖挾敵勢以為要君之計竊主柄以遂罔人之謀從違在人禍福惟已然當其時朝士林立昧於永圖檜言一出從者如響其違之者不過微言其失於利害之間有能明目張膽而極論之者不過公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若公之位尚卑

而言尤切實有不與金共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
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眞所謂與日月爭
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
其生至於再用𥂕守前說每進對之際惓惓必以恢復
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弔十可賀之策及薨遺表
猶有願爲厲鬼殺敵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
一時者比哉嗚呼公乎其宋之砥柱乎當時舊物雖舍
公之言不能盡復而斯世公道卒因公之言未至盡亡

遂使天下之人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讐知所當報敵國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其功所以爲盛也此固雖他郡祠之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於是祠成而伯儉卒其子若環益修葺之至其孫縉又述其祖父之意請寛記其事寛少讀公奏疏已得公之爲人而敬慕之後獲與縉同年既以識其子孫爲幸又以無文之言記公之祠不尤幸乎祠凡三楹中奉公遺像而其子江東運判瀞其孫戶部尚書槻少師兵部尚書㮣

以及運判之子栻並從祀於旁其諸顯者尚多以世數疏遠不預也栻嘗仕於朝忤史丞相彌遠出主管華州雲臺觀終德慶守綽有祖風於縉為九世祖縉以名進士拜行人奉使所至以清介稱亦不失其家法者因併書之以見胡氏之盛云

休寧縣究山二堨記

休寧爲縣多山山中多田田之勢既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常得也故民每有旱暵之憂幸而兩崖之間有渠焉

其水可以溉田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之之法而堨以築堨即堰也縣人之語然爾此法既善而其利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溢濫下流湍悍所謂堨者或薄與狹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之勞而人亦困蓋縣之東南曰兖山有水自遂安白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浙河而去至此其流甚下其水甚急而其渠甚闊堨之築始難為功故有齊程二堨成而壊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

義而多才識嘗以改築堨事言于縣縣令信之委爲堨長乃率其衆籍于官計田畝出財力先事齊堨堨成長四十丈廣二丈用工八百起于正統戊辰畢于是歲之冬既乃及程堨至此則其流益下其水益急其渠益闊而功尤難始伐石築之又以其家田多比近諸凡所費不敢及其里人也堨成長五十丈廣三丈用工二千起于天順壬午之秋畢于甲申之冬二堨凡溉田五十頃其渠長及四里補鈌塞漏不遺餘力於是水道既修天

時無患田卒有秋而其直倍常里人德之世寧以程堨堅而可久獨謂齊堨久亦壞也乃復什其人歲出財力修之徐圖易以石焉因其弟新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諸後人俾勿壞嗟夫人豈必仕而後能成事哉亦隨其身之所處而施其力之可行者耳處天下有天下之事處一國有一國之事以至於處一鄉一里有一鄉一里之事使處天下與國而事無所建不若處鄉里而能建事者如世寧新安一隱士耳其水利所及下

焉飽其家族中焉惠其鄉里上焉給其國用使其出而用世則鄭國白公王延世之所行可推而行之天下與國也吾故與其人而記之

觀泉亭記

自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絶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堦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其河

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汩汩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治之三歲始代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脉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勤敏之稱徹于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為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木次第築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

役而靚夫泉之行也因以靚泉名之書來求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于山水之間畧舉泉言之若柳子之于愚泉歐陽公之于釀泉可以槩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得盡其用于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為自娛之資而已今廷儀則以泉為職者也方其從事于斯歷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于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是

時有志于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渟滀而無爲覲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覲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寧爲此乎爲彼乎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于編予皆識之計散見于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關于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黄君世用將往

代之世用久仕于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爲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先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博平縣遷學記

博平爲縣屬東昌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爲葢置器者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也置非其所欲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

有不可已者而非後人之所好為改更也初學建于縣治之東歲久而廢國初文治肇修有詔天下復廢學而博平始克重建然其地舊為汙池實土以築僅克成功終其卑濕未幾而壞壞輙修之而卒壞焉者重以夏秋雨潦不勝浸淫之為患也比歲齋廬門廡壊且不存其存者殿堂數楹巋然頹垣中亦欹傾將壓甚非朝廷所以建學之制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為縣始入學顧而歎曰學之敝其甚矣進諸生問之得其故則問常

所游于學者其數有幾曰餘百人學重建以來出而取科第者其數有幾曰僅六人且曰茲事寥寥六十年無繼之者矣君復嘆曰學之敝若是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材之不振也其必有以改更之乃行視地得布政分司于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燥而可居其屋宇麤畧而可因則具其事移于廵按御史于司于府報皆曰宜明年功興而君則不忍以財力困其民也顧得錢之没入于官者若干緡糓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而

委主簿雷義發而為用凡學之故材復撤而改之民故無所困而功卒完六月堂成七月齋廬成已而廟成至於師生私居之室亦以次成矣於是游于斯者講授有所祀饗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意是歲秋舉于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歎以為吾賢令之所致也他日師生走書京師特求予文記其所以遷學者惟古人有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于楚邱召穆公之于謝邑莫不相度其地之宜見于詩者可考也若夫宮室之美

則尤詳于斯干之篇而况天子之有辟廱諸侯之有泮宫皆行禮之地不得其宜與美何於樂思樂之云之有夫廱與泮其制皆取于水未聞置於水者也而博平爲學若此始謀者亦既不謹後之人又特補漏支傾因循苟且而爲居逸遺勞之計且其人率皆久任可以有爲而不爲何其怠也今夫文君由甲科而出補任于兹未及改歲而召命且下其事未暇以爲而復爲之又何其勤也君廉敏多惠政數奏疏于朝乞蠲除民間所尤疾

苦者非特遷學一事可書也而遷學又事之可久政之至重者故特書之亦俾後之游于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武學設廟像記

京師有武學所以教諸衛武臣之子孫將世其官者其始建于正統癸亥制尚弗稱後朝廷以城東舊第賜故太平侯張公已而公辭焉有詔改為學而以國子監丞閻禹錫掌學事學既宏麗師生安焉顧學無廟其制弗

備成化巳丑禹錫爲奏請乃得建廟葢特改明倫堂爲大成殿而以其後室爲堂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嘗與諸同列入學校藝旦則謁廟嘆曰聖世承平文教旁達雖州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聖賢像繫此獨用木主於廟制亦弗備聞故陸侍郎家有孔子并四配像盍往請之於是侍郎之子郎中華等相與喜而言曰先人爲此豈欲私于家者誠得備廟制有補于學宫甚幸吾何敢愛一時好義者更出貲以相木石之費師

生益喜以學事賛于兵部也白之若尚書淶水張公而下皆欣然曰宜以乙巳二月之吉輿置殿中而奉安之祭告如禮教授朱暕以嘗任其事也謁予請記予諾之而未暇以爲既久令尚書華容劉公兵務之餘益重學事以英公之意美而不可負也復請於予夫聚數百人於學訓之以師儒賛之以文武大臣其業進士以明乎孔子之所删述者什一二耳其餘所誦而習之者非兵書乎所試而策之者非方畧乎所操而爲業者非馳射

之間乎較其勤惰第其工拙月有課歲有賞國家安不忘危作興材藝以為緩急之用者至矣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以未學軍旅為對其肯為之師以饗其祀乎或者不能無疑於此噫孔子大聖也豈以軍旅而不知者盍不觀於夾谷之會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因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及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折之以言諭之以理齊卒以汶陽之田歸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軍旅之事莫大於此則知

孔子所以不對者以靈公失道而復以此問爲不當耳故曰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其無常師此所以爲文武之師而通天下宜祀之也與雖然廟之有主古之制也易主爲象後世之制也不從乎古而從後世豈不以升降于斯俯仰於斯者釋弓矢而執籩豆離士卒而親工祝覩道德之容洋洋乎其盛足以作其禮義之勇消其悍戾之氣而君子猶有取乎故爲書之

聽烏軒記

距吳城東三里葑谿之上有封若堂焉者故長洲朱處士叔明之墓也墓之側有屋若丹焉者處士之子顥廬于其墓者也處士既沒顥居喪盡禮鄉人以爲孝且葬日哭于墓墓有木百株烏數十旦暮鳴其上不去顥聽之哭益哀或者因題其屋曰聽烏軒云吳寬曰父子之恩人與烏同也父子之性人之所通烏之所塞也而世言烏生子輙反哺則烏之通于父子之性者烏而已然而烏有口必鳴者也初何與于人人有耳必聽者也亦

何止於烏其鳴也若獨爲人而鳴其聽也若獨爲烏而
聽者葢亦有所相感焉耳夫惟有所相感者故鳴者不
鳴之以口而鳴之以意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聽之以心則凡鳴乎其前者皆足以動乎其中況烏固
烏之孝者哉是故旦而鳴焉吾聽之戚然而不寧感吾
省於親之時也暮而鳴焉吾聽之慘然而不樂感吾定
於親之時也其鳴益悲其哀益切則是其啞啞者足以
致吾之皇皇其擭擭者足以益吾之望望鳴之者弗止

哀之者弗輟孰謂烏不爲人而鳴人不爲烏而聽也哉作聽烏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孔子生於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爲多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具於孔氏而司馬遷叙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

餘人之傳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所在學者紛侈袂戉方屨誾誾秩秩視唐尤盛至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子而況爲魯之人耶然學者之事甚博非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此學校所由設而爲親師取友之地舍是雖魯人亦難爲賢也今之兖州府故魯地府之西南百八十里有縣曰金鄉故有學旁岱嶽祠金大

定閙始遷于縣治之東既壊國朝洪武元年重建復壊
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比歲水溢爲患而學益壊諸生
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僦居於外而教亦弛盛君
德汝人也以進士來知縣事敏而有爲謂興學養士尤
不可緩則白其事于府從之初市材營作以居學官屬
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爲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四
月三日興功因在官者役之吏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爲
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費而民不勞明年二月十有一

日而功迄完凡堂堭齋舍殿廡門牆以及倉庫庖廚其制一新至所謂肯書臺講文亭射圃之類廢輒修舉不遺餘力葢自有學以來莫有盛于斯者於是教諭古吳金君銑具書其事抵予求記夫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諸侯畧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游於斯者其尚無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為魯之人哉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庶人特祭于寢天子尊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爲廟若夫士于制既不得爲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專意於先世之地此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爲天下之通禮也按其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夫正寢之東陽位也蓋法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急於事

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
爲而又不可不爲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
其宮大其室以爲賔客之樂妻妾之奉子孫之計者皆
是語及先世則漠乎不以爲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度置
神主其苟簡至是雖諸侯大夫或然况乎爲士若庶人
者哉錢氏在江南爲名族其世代遷徙考於前人之述
作可見蓋自吳越忠懿王假納國於宋至於今餘五百
年子孫業儒而爲士務農而爲庶如無錫軏橋之族尤

盛者若將仕府君惟常既用朱子之說以祀其先至如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說是遵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既沒其子孟濬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濬以爲懼既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日益衆堂成殆無所容乃即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于上其下因爲藏器物若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爲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諗於予遂

請爲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
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季武子許之錢氏之
爲此舉其亦禮之變者與葢爽塏而不汚深廣而有容
周旋於斯著存於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與世之苟簡
者異甚雖以爲祠也亦宜乃書以復孟濬其尚安焉孟
濬之先曰元永嘉書院山長彦春生文林處士伯剛伯
剛生梅堂處士公達公達生惟常此其四世所得祠者
惟常有弟二人曰惟孝惟義父没而異居諸子曰孟津

孟溥輩又各爲小宗之祠云

三辰堂記

維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蘇之易始於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方先生爲漢楊何云先生諱巽順中其字嘗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後十二年爲正

統丙辰而其子今贛州守睢字德明者繼之又三十六年爲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復繼之三世榮顯歲適皆在辰人以爲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爲之記予因歎曰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葢於蘇人哉粤自國初詔行科舉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申至於今日行之皆如制殆三十科於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一二人若陋邦僻邑至未

嘗有薦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難也如此而
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獨蓋
於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於一時不
若父子相繼之遠況又繼之以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
乎蓋事之來也有自德之發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
聞其先有隱德始於其身發之而又不及授政以沒後
僅以贑州公嘗任御史獲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
也惟公昔有聲憲臺及出守大郡惠政在人今工部以

明敏勤慎爲朝廷任用方奉詔行水淮濟閘且有利益於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有嗣其澤繼之而益盛者乎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爲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爲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絶矣金華黄

文獻公實爲記其事入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葢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葢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閒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瀫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

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
澤公領郡蕍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
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昇
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
能知然嘗觀于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説故學其道者
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
拘以法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
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

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爲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爲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澤公之爲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爲彼而不爲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得月亭記

吳縣西五十里有巨浸禹貢所謂震澤是也周職方又曰具區今吳人皆舍之不稱稱必曰太湖嘗觀呂黎韓子有避風太湖七日鹿角之語則指楚之洞庭而言今湖中多山其最大者亦以洞庭號之又山上有地曰角頭土人謂漢角里先生嘗居此其說固無據豈吳楚二水其大相敵故其名相傚耶且山有洞因名不知湖何以名郭景純謂巴陵有地道潛通此山然則楚以名水吳以名山蓋以此與予生未嘗游楚徒得其偉觀於傳

記詩歌之内而吳固吾鄉也往嘗過友人王翰林濟之水行出胥口適煙雨滿湖初焉山兀兀壓水面已而雲氣彌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則奇而可玩矣竊意使當良夜月出其間雁鶩驚飛魚龍戲游清風來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萬頃其竒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脉則屬而競秀於空明之際若不相讓濟之之先託以隱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韓巷南

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既下世其父光化令解組而歸受封就養歲修葺之與宗族賓客登覽以樂濟之因屬予記夫月天下所共有也而必于此曰得者蓋以惟此可以盡月之竒他雖有之不足爲得耳然其竒惟居於此者知之游於此者知之他人不知也光化父子固所知者雖欲告予亦不能也而予又安能言之

家藏集卷三十四

家藏集卷三十五

明 吳寬 撰

記十一首

塗嶺南窩記

莆陽之野有鳳山山之北里許爲象峯峯之東又里許爲寶㵎㵎之南二百步則爲塗嶺皆勝處也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既即象峯葬其先進士府君鳳山葬其先太

孺人則又遷其先大父兵部府君改葬于寶澗乃曰吾于先世之藏亦既盡心矣惟吾奉遺體將六十年於此不豫治所以藏焉之地其何以為子孫耶於是又卽塗嶺而經營之既成坡壠聯屬于前水泉瀠洄于外其左則峯巒北峙而昂然以高其右則嶺岫南趨而偃然以下以其拱護之周客也因名曰塗嶺南窩而屬予記之蓋既久始克以復君初以名進士拜御史之職自以遭遇清時感激奮發凡事可言不知則已蓋嘗上疏論大

臣在景泰時事上命鞫於朝堂其罪叵測已而大臣且為救解言林某所以不可罪者上亦察其意在朝廷無他圖也遂釋之當是時天子仁明大臣忠厚君剛直一舉而三得之中外相傳以為盛事君既出提畿内學校建白益不已自度與時不合則移疾還家踰十年吏部復彊起之至則都臺遂以兩浙鹽瀍奏公往理出國門未遠復即條數事馳奏人益為公危之不自䘏也蓋公至是剛直之氣雖凜然如故然心益勞貌益衰居數月

實以病求去而不可留矣或謂君以孤童自樹立不思保其身以延其世徒以有言責乃累累獻納以蹈危險之地向非上保全之則無此身已久是固意在朝廷矣奈家門何及此顧區區爲塗嶺之藏竊疑其所以爲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葢人未有不死者死固爲得其死况公固有言責而非犯出位之譏者乎故得其死雖其身委之溝壑君子且榮之豈徒榮其人且榮其父祖以爲有子也有孫也孝固

莫大於此然此豈爲人臣爲人子孫者之所願哉今公既幸其身之能保乃爲此南窩者百歲之後斂手足形體附先人之側又合夫古人全而歸之之道其所願無不得矣吾是以記之而不終辭南窩之前有田若干畝歲所入可充祭祀其外雜植名果若干株嘉木又若干株其實可食而材可用又公所以遺子孫者因併載之以傳示于後世云

承慶堂記

無錫有大族曰鄒氏鄒氏有良士曰佑之佑之之先在宋忠公以直諫聞天下其孔子朴則佑之所從出也自是數世居田閒皆有厚德至佑之而家益大佑之念其來之有自也即所居之堂名曰承慶而謁予以記請既久始克爲之夫所謂家國天下其勢相去大小遠甚至論其所立則無不同者故周秦有國皆數傳而有天下及其後或三十世而止或一二世而止則固係其仁厚彊暴之不同耳今夫民庶之處鄉曲武斷豪奪以立其

家者倏起而忽滅已不足論若夫其家之碩大蕃昌顯
榮久遠魁然爲郡邑之望者豈無自而致耆考其先鮮
有不以仁厚立家者夫以仁厚立家初非欲爲子孫地
然天道自不容釋之觀于鄒氏是已佑之以是名堂其
知所自者哉然吾聞佑之已承前人之慶方且不自安
享復欲遺其慶于後人故其壯時濟貧拯困已汲汲如
不及及年且老深居一室足蹟不至城府悉以田業委
其子俾勿替其所以爲仁厚之事則鄒氏之慶殆無終

窮者是故農夫之治田也勞於耕耨至穫而食則安且樂矣然食焉而不知儲其穀種以為來年耕耨之計則食未有能繼者佑之善治田其必知此耶以是譬之

榮慼堂記

今世以進士為榮榮之者何葢進士天子之所親策問而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勞績已著則又進之階頒之綸音以褒嘉之而於其上有父母又必有恩典及之人尤以為榮雖然其人幸而父母存焉所以榮之者固可

喜也不幸而父母亡焉則所以榮之者適可悲耳中順
大夫知金華府盱眙陳公德修作堂於其邑之私第題
曰榮感意葢在此公嘗以書來曰某生數歲而先母見
背賴先君之教遂領鄉薦登甲科時先君亦棄諸孤不
及見矣既而某擢文選主事久之調南京刑部尋陞員
外即每三歲考最輒蒙恩贈先君如某官先母由安人
至宜人一皆如制及某再陞郎中調武選遂出守名郡
得學祿而吾父母去世久誠有如先正范魏公之歎者

此吾堂之所以名也顧有以記之予視其言戚然夫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然未有如蓼莪之詩言之詳且切者蓋孝子不得終養故其情至此顧其人豈必有名位然後有所感傷哉而公所以卒感焉者夫亦因得于其外而益動于其中至其哀思無所發洩而姑以名其堂也與葢予嘗讀歐陽文忠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竊歎其文則美矣然陳氏徒以預進士之選遂築亭以為其鄉之榮而誇之其意則陋也今公以名進士內居郎署而

爲六卿之屬外守疆土而受千里之寄其榮加于什邡之人數倍不以爲誇而反以爲恨於是賢於人遠矣公爲政清簡靜重多及民之惠有子曰大章益好文繼取甲科鄉人相傳以爲盛事而公終不以爲誇也

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于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鄰于嶽廟金源時遂爲廟併元改建于嶽麓已而復爲浮屠氏據入國

朝乃附祠于州學而規制狹隘祀禮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白于廵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于風化甚重慨然奏請于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春仲祀以羊一豕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君復請于藩臬諸公擇地得於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吴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既成胡君乃以書來請記於石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

而尊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于魯當孫公退居泰山之時實執弟子禮事之其爲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説中國論及唐鑑以爲世戒而慶歷聖德詩尤爲人所傳播常以經術教授于鄉在太學益以師道自

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葢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志而國史取以爲傳者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爲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表然爲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爲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然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没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皆知有

兩先生而會爲所寓所産之鄉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然而不至于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已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朝廷尊崇之意既加封護惟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刻之祠下云

華氏粹墨軒記

無錫華氏有傳芳集予嘗閲之歎曰渢渢乎何一家文

詞之盛如此然必有可以紀述者否則士大夫不暇於此矣蓋於貞節堂知華氏之有婦於春草軒知華氏之有子有婦而貞有子而孝人道之大端盡矣於此而無紀述於文詞乎何貴貞婦爲元功德使司都事子舉之妻陳氏孝子爲陳氏之孤幼武而當時爲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干公文傳翰林學士黃公溍參知政事危公素翰林承旨張公翥太常博士胡公助江浙儒學提舉楊公維禎其尤著者也幼武四傳爲思濟益念先德思

所以表揚之而當時爲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王公英大理少卿沈公粲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國子祭酒陳公詢武功伯徐公有貞其尤著者也歷歲既久遺墨宛然實與華氏並傳于大江之南思濟之子守方既盡取他作併刻之以成所謂傳芳集矣顧其間貞節春草嘗失之他氏而復焉者於是守芳之孫璧字允章者爲之懼特作屋貯之而題曰粹墨軒使來求予記其事蓋予亦見人家之藏墨妙者矣客至每出而誇之以爲奇玩然

於其家世漠乎不相涉也有如華氏今日之所藏者乎借有之或其事不足重亦惟為人一賞之資而已有如華氏先世之可傳者乎則凡登是堂發其遺墨而覽之者不惟見允章之賢而貞婦孝子之爲人亦若見之將必正襟肅容罔敢褻易有不泚然其顙惕然其心而感發者乎吾是以書之

東村記

吳江莫氏嘗顯於宋入國朝有諱禮者事太祖高皇帝

爲户部侍郎當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没于京師舉族謫戍邊徼第宅蕩然過者傷之及庚辰改元詔下其孔子𨐩始自戍所釋歸漸理舊業世既承平𨐩子震字廷威者更奮於學遂登進士第再入仕籍竟以清介寡合涉歷郡縣歸老於家子旦能讀其書繼舉于鄉而莫氏之名復振旦字景周好古有文追念先世不忘于懷蓋侍郎公嘗即所居綺川之後築室藝圃號曰東村同時詹中書孟舉寔爲題扁景周自新昌訓導秩滿而歸歎曰

東村先侍郎所治也歳久蕪廢予當葺之乃悉以其尊人所置田廬讓其弟昊將于此終身焉他日謁選吏部過予敘故舊已乃以記請予既許諾而其子壻趙員外栗夫始來促之於是吳中盛族稱于國初者零落已盡豈意百餘年後再見其子孫如莫氏者乎然子孫能復富貴皆不足道惟有禮義乃可貴耳而景周于此寔有之夫綺川為山水之會其勝處過於東村者無限必于此而葺焉非知有其祖者乎且兄弟之間均分其產猶

相爭訟者比比能悉讓之而使父母之心安焉非知有其弟者乎知祖者孝知弟者友孝友具而人道已得他尚何爲哉景周自爲東村記其意已備其將赴南京國學之擢也念無以贈者乃終書此東村去吾家二十里而近宋范文穆公石湖故居正相望湖上多名山予將卜居與景周爲東西鄰異時扁舟及門當取文穆田園襍興詩細和之以爲東村故事

礪菴記

世之夸者待其身甚美自以爲人不可及卒之終身無一德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樸陋頑劣自處葢非甘爲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美已之惡欲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與礪爲悍石則眞樸陋頑劣之物昔之好石者不以爲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焉毛君貞甫自爲諸生已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材之顧其意未嘗一日足也乃以礪名其菴居而以爲號及是拜給事中

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爲材彼之奇巧秀潤者非不可愛然多不適於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麤而性則堅惟其麤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于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爲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材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豈惟使朋友寮寀資其德而已朝廷以留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君下有利於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蓋

以礪自處貞甫不以材美爲夸若可缺者孰知人方以材美資之有不可缺者乎吾于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告之

華守方義事記

國家財賦倚江南而給郡縣有官都保有長皆特設以治其事逮數郡有廵撫大臣其職雖無所不治其實以治財賦爲急也葢其事甚重如此江南田賦在高等農既受困至輸于公者視常額大率又出什四五以備蓄

積之損轉運之費用是民困益甚禾始登里胥徴歛日
走于門所收僅輸于公即不幸有水旱風霜之變則家
無宿儲惟屋廬子女之鬻以償夫水旱風霜一歲之災
也其賦或可以例免如瀕湖之田日淪于水田亡而賦
獨存又誰爲之免者故民指爲子孫無窮之害曰吾寧
遇災也葢其害自蘇松湖州皆然若常之無錫地勢較
三郡爲高然其東距邑六十里曰延祥鄉有鵝湖焉周
可三十里湖之北有蕩田三其曰清蕩故嘗築塘捍水

自永樂乙酉大雨塘壞而湖決田之爲巨浸者凡五百畝有竒頋皆國初没入于官者其賦視他爲重民破産償不足則均于里之人久之亦不能償也鄉有華氏曰守方甫敦樸謹厚人也數爲代償甞自計曰此瀦其可久乎昔者周文襄公行縣至固憂及乎此具疏言于朝始許民墾草田以收其入時民力已疲且以乏食而止吾今使墾之於是視上福梅李懷仁三鄉得地如清蕩之數乃發粟二千斛使民從事民曰此舉利我也爭欣

然而趨已而其地皆成良田而賦自此足向之所謂害
者始息嗟夫守方眞善爲義者哉夫餒者人持斗粟與
之未必不喜然僅給數日之食而已及粟盡而復與之
而復盡復能與之爭故其爲惠也有時而窮是以孟子
謂鄭子産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而謂徒杠輿梁
成者民未病涉也守方惟知此意故能爲此擧惜其老
於田間隱而不仕其澤止及于一鄉之人是可歎也夫
子不識守方獨數聞錫人談其義事而其義之大者莫

甚於此因記之以遺其諸子炯燧攸俾視之庶幾兄弟間以義相勸傳之子孫以為家灋云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貴溪為廣信屬縣象山奇偉薌水深長相與映帶乎遠近者可望而可游也故其人亦多秀雅而有用于世然人才之生非必皆學於家必有聚而教之之地則自宋慶歷以來而學已建元季燬于兵當國初肇興文治始復其舊歷三十餘年為永樂丙申以圮于大水乃自縣

治之東而西徙之有病其陋隘者仍徙于故址終焉逼
瞰江流每春水暴漲嚙其隄而垣墉輒壞修補之力視
舊益多而人復以爲病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公邑
人也方致仕家居謂學可拓而新之不宜以改作自諉
以右布政使三山陳公行縣且至託教諭陳玉振等白
其事陳公固有意于斯文者即命署縣事推官蔡君弘
遂經度之顧財物無所出爰名境内富民諭以意指衆
亦好義各出所有來助乃使訓術李祥輩協力董其事

然料材用僅足以完一堂而已乃成化十八年之冬始作堂五間於舊廟之右為師生講業之所當是時梁木方架而東陽盧君適奉命來知縣事至日君謁廟已延見師生爭以建學故告君曰功其成于我乎視其址誠陋隘而旁有故驛舍地惜卑甚欲取客土增築廣之其役甚重曰吾始至猝勞吾民乎於是民方以訟求直者闐然于庭乃悉使先就役而以情詞重輕為差凡築之深廣各十二丈高八尺許既平且堅數月而就至是木

石之材工匠之力皆以規畫而備越明年秋齋廬舍館門庭廨宇以次作之而學成又明年春復作禮殿兩廡而廟成爽塏宏麗煥然爲江右學宮之首葢其材良其力勤故其功大而美然君之謀慮亦精而盡矣昔時廟學庳陋凡所謂象山薌水之勝爲民居障蔽不得效其奇偉深長之觀及是眞如踊躍奮迅而出則凡游于是者又皆安而樂焉君既規畫有方以其餘力復伐巨石即學宮之前築堤捍水曰毋使圮而壊如昔時也功畢

之又明年師生以高公之經始盧君之成終非特使吾輩安居而美觀者其功不可忘而其意亦可會也使人走京師求記于予夫高公之清德雅操邑人皆知之不俟予言予獨恨於公不之識耳如盧君則嘗識之於塲屋而道誼之契已久今其令于玆且數年德政之聲藹然流播朝廷行將名而用之不久于外然念君一旦去任民雖思之恐久而莫能考也遂因建學之舉書而俾刻之君名格字正夫出東陽官族以名進士授今官云

許州儒學修建記

許在河南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渼水西湖之勝其餘波滙城四周猶多魚鼈蓮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爲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癸卯以來陝洛大侵延及數郡許之人懍懍然甚危適無錫卲君國賢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施君煥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田既屢

熟農商交廢於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衆邵君謂學可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於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爲東西相向規制狹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頽圮殆不可居乃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屋八聯聯爲四間步道相通户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飭復得故材建尊經閣自是其學完美鉅麗始與州稱蓋邵君規畫之謀而亦施君濟而成

之學正恭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也使來請文夫士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況學校乎今夫許之爲州既大其簿書寔煩其賦役獄訟寔重他人方汲汲爲務而何暇以學校爲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葢吾聞二君屬時平康公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旦暮從而講業藹然風教之行儒

者爲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諸生者未已也蓋又以士讀書止於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羣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並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習其中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於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興于成化丙午某月畢於弘治巳酉某月明年九月上日記

主一齋記

昔者程子之釋敬曰主一又從而釋一曰無適其義已盡至朱子則合而釋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其銘敬齋所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主一之說也所謂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無適之說也敬之爲義至是益明然無適即主一之謂非主一之外又別有所謂無適猶之誠曰真實無妄云爾世之學者莫不知敬而不知所以爲敬得程朱之言而從事焉則知所依據而無所稽惑豈

非持敬者之要哉蓋人處其身于萬事萬物之中膠膠擾擾酬應不暇使吾之心所守不專鮮不爲事物之所摇奪而歸于利欲之途者況仕而有民社之寄居高以治人處繁以制政或所守之不專其能得行簡臨民之道而免涖事惟煩之病乎河南左布政使海虞徐公以主一名齋而因以爲號請予記之公清謹剛正偉然令之賢臣也以一身當方岳重任爲天子宣化于外人但見其數千里之内民事輯而不知公之所守者專也故

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以敬義並言者葢義以爲用必敬以爲體非敬則義有不能行者矣孔子曰執事敬至他日既曰修己以敬又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言安人安百姓之道皆不出乎敬也敬之功用如此而主一者敬之義也儒先非有所自得不能爲此言則公非有所自得其能爲此名乎予固無所得者於其義豈復有所發明姑爲公記之雖然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徐匪亟南軒張氏之

箴備矣奚俟予言

家藏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家藏集卷三十六

明 吳寬 撰

記十二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陽山在吳城西北三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吳之鎮也相傳昔有白龍産其下其説載于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而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

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之爲物用雲雨以爲靈者也使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而山得龍以依其澤亦博其執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擬之矣陝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爲弘治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爲憂曰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民無以爲食其何以免徵斂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也其何以爲報哉顧其廟傾圮弗修者

六十年于此若舊有獻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適長洲丞魯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爲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民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于神神將不降其居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

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葉文莊公祠記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英宗為兵科給事中當己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于時後出參政山西遂擢都御史南北廵撫制禦蠻夷功績益著憲宗之世召為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没幾二十

年慈溪楊君名父由進士來知縣事廉愼有爲自以少知公名令獲令玆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盧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葢謂公之爲人天下皆知其賢况鄉人哉没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盧有當撤者乃特毁棄其象以改公祠設位于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託公之子婿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

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爲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公之政事載于國史者甚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爲灋純雅明白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諂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于當時傳于天下而士大夫置公于國朝名臣之

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没使天假之以年其見于世者當又不止于此嗚呼惜哉寛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况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彊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慈幼堂記

吳中業醫者百餘家其間以良名者數人耳陳君公尚

以小兒醫預焉予嘗以吳特一郡故陳氏得專其良使居京師未可知也於是公尚以醫士徵至則京師業醫者數倍于吳中其間以良名者亦數倍而公尚復以小兒醫預焉夫術業所聚多則難爲名非特醫家爲然而醫家之等第尤有甚焉者今公尚之醫於一郡於京師無不以良名吾固知其術業矣國朝設太醫院以處衆醫御藥房則在禁容中深容之地每選醫之尤良者處之公尚既在選中屢入用藥輒奏其效初授御醫尋擢

院判今上即位以例仍初官然其名固不以官得者是以以病求治者自若也公尚之先曰良炳在元即以醫仕其孫本道爲同縣孟景暘贅壻景暘善小兒醫而没于國初之滬既而本道亦卒有子彦斌受其醫於母葢嘗得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揭于藥室而金華王文忠公記之彦斌生仲和能世其業而廬山陳檢討先生復爲之記公尚則仲和之子也既世其業益盛而飭其堂益完於是感其醫者多爲之詩公尚乃續舊所得

楊文貞公而下數首請予序其前夫所謂慈幼者前輩之言備矣顧予何以加之蓋人之生子爲之保護以免于水火此特慈于家慈之小者也亦父母之道當然也惟醫之于病莫不視之猶子其慈之所及者則廣而每患乎業之不良或反致乎短折之禍而何慈幼之有公尚既非其人宜大爲之詠歌也予晚得子而公尚之慈吾幼者尤至心竊感之書此果足以爲報也乎公尚名公賢爲人謙謹人皆重之非特以醫而已

長垣縣重修學堂岡孔子廟記

天下有郡縣則有學有學則有廟以祀孔子著于朝廷令典而有司之所守者於此既有廟學矣或復即墟里之間而祀之豈其私于孔子耶蓋孔子之功在天下萬世雖家祀之於禮亦宜而况墟里之間其遺蹟所在廟而祀之亦惟致吾尊崇思慕之誠此後人所以不敢墜也考之史記孔子去魯適衛又去而適陳過匡與蒲令大名古衛地也而屬縣長垣有匡城蒲鄉與史所載合

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以高曰學堂岡居人相傳以孔子與門弟子嘗講學于此故名其語若近俗然家語載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教之爲政其事當不誣也岡旁有廟建自前代而廢至國朝天順癸未知縣劉弘始克重建而自爲之記歷歲漸久傾圮不稱今天子即位之歲屢詔有司凡古陵墓壇廟許加修治後四年監察御史河内吳君廵按畿内憲體既振益喜咨詢閭因行縣過所謂學堂岡者歎曰廟壊至此獨非有司之事乎言

于知府臨汾李侯侯欣然曰某之意也遂委知縣古吳杜啟治其事啟承命不敢緩乃發公帑得錢若干緡以爲可用即市材物召工匠以弘治辛亥九月興功越月而畢若殿若戟門若講堂若杏壇若問志詠歸二亭以次完美以其餘力復建東西齋房及櫺星門其寢殿舊設孔子象而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以四賢于此問志雖無所考不敢遽廢若子畏於匡顏淵後至蒲子貢執轡二賢固可考者而遺之不可乃增設其象爲

六衵其地隘用者老言復地之侵于民者東西凡八畝其南北更置三畝而規制始大又縣故有官地六十餘畝亦侵于民仍復之以充祭田歲收其入爲修治之費而計慮更遠矣廟成以其地幽僻學者宜居因聚里中子弟延致仕教諭陜人袁佑教之於是茲岡之勝殆與古書院等啓以爲宜有記也遣人至京師以請夫憲臣出按于外以簿書獄訟爲急者多矣視古聖賢事孰以爲意彼著于令典者尚多忽之况其餘乎然不知憲臣

之職果止于簿書獄訟乎抑亦在乎風教之所繫者乎吳君惟知其然而為此舉亦惟有若為守如李侯者而能成其美意也然又非啟之為令經營措置不惜心力安能致成功之速自是而後人知聖人過化施教之地油然興思其君子相慕以文相尚以禮皆化而為良士其小人雖所謂彊而勇困而奸者皆化而為良民所以變其俗革其心果不難治者有不在此乎故記之以示後之為政者

敬義堂記

昔者聖人以其存於心見於事者發之於言莫過於釋易坤六二之爻兩言之備者也夫敬義德之大者有其一已足而聖人猶以爲偏必並舉而言之蓋主敬以直其内則體立守義以方其外則用行内外兼全體用俱盡此所謂德不孤也爲學之道無出于此世之人莫不能誦其言有能用其言者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以進士起家歷官四十餘年出撫萬民入統百官

凡所以見諸事業者率用兩言至於切劘治道啟沃君
心往往見于章疏天下人皆傳誦之亦自兩言而推之
也然此皆見于事者故人知公以義方外而不知直其
內者之有敬也公以平生之所得者在此期于終身行
之乃題其私居之堂以自警不鄙寬使文選主事李君
贊來徵為記寬謝不敏而李君道公之意不舍也蓋此
兩言儒先發其意也已盡而公之蹈其言已久何俟區
區之文哉惟公為世名臣聲望表然與古人等今上即

位之初知公之賢特起于致政之餘而信用之二嵗間公雖以求去者數上固留不聽然天下有識者亦惟恐公之去也惟昔武王踐祚三日欲聞藏之約行之逺萬世為子孫恒者之道名師尚父問之師尚父舉丹書以告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已武王受其言至銘諸器物以示不忘所謂敬義葢已啟乎易之說然必以怠慾吉凶從滅為言者武王雖聖訓戒之道當如是也公事先帝既必出此及是起

用猶惓惓焉以是為說則公平日之所得者豈止於易所以名堂者豈止于身必欲武王其君萬世為聖子神孫恒者乃公之志也與因書以諗於公不知以為何如

春和堂記

周月窻先生以名醫起至京師僑居城南一室甚陋然公卿貴人而下以病求治者日遣僕馬迎立于庭殆無所容其名既著則未嘗以醫求進故雖老翛然猶布衣也是以人不獨良其術又皆賢其為人非流俗所及月

𢙼嘗為予言世之病者多不知醫故託之醫者以治蓋以生死之命寄之也其必死者不論若可生者而死焉是其過在醫而其人比比見之則其術可不謹哉自吾少時好讀岐黄書求大方脉之師而學之徧既通其説則習瘍醫求其師而學之亦徧復通其説乃稍出以治病亦不敢以人之命輕試之也必勤候而謹察之久之覺無所失乃數出以治病葢謹之如此始吾視病者呻吟不寧慘然如在吾身必致其生而心始樂因竊念安

得天下之人無病可治而無術可施舉康彊恬愉熙熙焉陶陶焉登于上壽而吾與之並生于天地之間若春氣既至太和薰蒸有生之類無不發育則吾心豈不益樂也哉吾家無錫之野舊以春和名堂以見志幸為我記之予曰是志也古人之所嘗言者也惟昔曾點欲以暮春與童冠輩浴沂舞雩詠而歸焉獨為孔子之所與夫春天地發育萬物之時而仁之蹟也仁者對時育物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天地之心而已是心在人

所謂不忍人之心而人皆有之者也孟子特引孺子入井以證其事豈若醫之為術直以不忍人為務其事尤專且切而以是名堂則其心益廣且大也葢方寸之間生意盎然與天地相流通世之仁術孰加于此予感月憊治病甚深特記其所以習醫之難而終不欲以醫名以見其存心之仁未可以醫淺視之也

錫榮堂記

光祿寺良醞署正蕭君光甫前知江西寧縣時有卓異

之政為部使者條奏朝廷命所司覈實乃進其階文林郎制詞畧曰既廉且慎能先正其身惟公則明而後服乎衆褒美之言可謂至矣其末又曰循吏特書相望于今古小民難保當慎乎始終則致飭勉之意而望其終惠乎元元也於是復贈其父樂昌教諭如其官母林氏曰孺人及封妻臧氏如之恩典所及顯揚一門君感激無已曰光甯將何如以報上耶乃名其堂曰錫榮以示不忘謂予相好久來乞文記之蕭莆田故族也出宋清

節公子荆之後自君之上二世皆儒官君少舉于鄉初授潼川州學正教法已善作成人才修建學宫勤勞甚著知其才者遂薦知安縣安為蜀中窮處高山深箐與番夷接壤縣無城郭民不時出没鬬狠撫治為難君至適寇亂焚刼之餘掃瓦礫以治兼以豪猾吞并廬井空虛而賦役未免君知其弊力扶抑之凡寇往來要路悉立城堡為守禦計已而流移漸復乃建縣治及諸公廨更立社學以教子弟三載境内無警士民感化俄以内

艱去任老稚相率悲號攀留旣去賊仍犯境民爭走訴
闕下願復得君為縣不報乃數以書問訊安否蓋望君
服滿來治也後改寧縣寧俗喜爭先有熊何大姓訟田
至數年不决憲司始委君勘問君閱其詞即得曲直召
諭于庭遂皆帖服旣久民益信君公平爭者漸息一旦
有盜五十餘人突至市中欲入縣刼庫藏君遣人諭之
即輸謝而退去犯他縣殺畧數家縣令及典史皆被害
而寧獨無事君不忘備移文行臺得調官軍守禦建營

舍百餘間居之而寧終君去任晏然也去之日民泣留如安縣時且各持金帛來贐悉卻去上吏部考最始有光祿之擢知君者以光祿雖京秩未足以展君治才而君處之怡然其所以自持者益嚴也比僚吏及庖夫數百人詣吏部言君廉慎有為宜擢用事雖不果行然君之賢名至是愈顯美名堂之意不待予文特述君平生居官者數事書以為記蓋以見制詞之襃乎君者非溢美而君之得乎上者非冒寵渥以夸人必將陟崇階全

晩節而無所負乎平生也

都御史彧公所受勑書碑陰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彧公以成化癸巳自延平知府擢廣西右參政又十一年癸卯至都御史命下皆有勑書重其行公既致仕而没有副本謹藏于家其弟頤與其子唐龍相與刻石立于公之墓前所以表著綸音以見公為上委任之意而其姪虞更請寛書其碑陰蓋公既登進士第初授監察御史與同列論事補外徊翔郡縣

者十五六年政蹟卓異有古循吏風及擢參政專督糧儲益盡心其事于時倉廪充足邊務修舉實稱勅旨乃進布政使遂名為刑部右侍郎俄調南京未行始以都御史廵撫山東時適歲荒餓莩滿道公賑濟有法病者得食流移盡歸六郡熙然皆有更生之望循行所至不立威嚴下情赴愬悉得自達於是廣儲偫均傜役諸事以次舉行必使民得實惠期至久遠而不苟于一時朝建方無東顧之憂而公引身去矣寛嘗竊論刑官之設

莫大於司寇其尤良者如書所稱蘇公之敬刑一歲中不過能平反冤獄數人而已況為其亞而不得專者乎公固守正不阿刑無枉抑然與賑飢民數十萬口以免其死徙其功孰多雖盡瘁匪懈事不廢弛然與積粟至數百萬石以免民他日之死徙其事孰大必有能辨之者則朝廷所以輟公東行豈知公長於撫民而有以成其政也與不然何勅旨之委任于公者重如此也且今世之人以入朝為榮一旦遠去輙怏怏不樂事多以怠

甚者厲民以洩其忿公之去也方怡然自得至則勤勞
益甚討慮咨訪不異疇昔為郡縣時彼固有出于強為
以需再召者而公請老之疏其詞懇切誓必得命乃已
其賢于人何遠哉故因記勑書後以著公之大節若其
平生之詳則墓碑具焉

心耕記

吳郡陸氏隱于田間而業農者累世矣世修禮義表然
為郡之望至處士宗博益振其業鄉人尤賴之宗博嘗

自號心耕或者則以陸氏居松江陳湖之上田連阡陌上而賦稅下而衣食皆取給于是宗博及其壯歲當勤生力本之不暇雖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來相視衝風日履泥塗與傭奴同其勞苦而曰心耕何耶或者又以昔許行欲滕君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引古人勞心勞力之語以曉之宗博少嘗為郡縣推擇長田賦有治人之責豈以其心亦若耕者之勞耶或以其說似矣而未得其意夫孟子以農為喻者尚有之揠苗助長心不忘

乎集義之戒也舍已芸人心不廢乎自修之訓也故農夫能耕則田不荒而穀可成君子亦惟自治其心使不至于荒而已蓋心茍荒則惡秉之以入故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藴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蓋言惡不可長如此夫惡不長則心無私欲之累而德亦成日用之間俯仰自得豈徒其身之安其澤之流于子孫者亦將享其利于無窮於是宗博之下世數年矣三子完宜某皆善承家完更以名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日告

予曰先君無恙時欲得記所謂心耕久矣茲敢成其志而終惠以一言幸甚嗟夫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為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晏然處于家庭之間而矻矻然經營乎方寸之地其勞尤甚焉者此宗博之所獨知而未可與不知者道也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自佛老之說行于天下人爭信而趨之昔之大賢君子以斯道自任者極力以闢而卒不能去其教愈昌其徒

愈盛偏州下邑其宮室常數十區而吾儒學校之設雖通都大郡其制特一二而美麗宏壯不能彷彿其制者常然也古田為福州屬邑學有廟建自前元甲午至今二百餘年矣殿宇傾圮視學宮特甚歲時師生行禮于是懍然有覆壓之危乃弘治元年今提刑按察司副使天台楊公行縣至訓導張瑄知公之重文教也即以其事白他日公謁廟顧而歎曰佛老之徒特以禍福誘人有所興作不勞而成今是廟為吾夫子神靈所止其功

在生民其道在萬世固師生朝夕瞻仰以盡報本之地
而壞若是獨不有愧于其徒乎且朝廷崇重斯道惓惓
于是而不仰體德意又獨非有司之責乎邑之人傳公
之言莫不感悟一時以金來助者得數十斤方入山伐
鉅木而水涸莫致俄天大雨遂抵學旁又若有神相之
者於是良匠遠至卜日既得主簿孟頊偕瑄董其役乃
以是年七月庚寅興功其冬十二月甲寅功訖規制高
廣迴異舊觀然象設未備門廡未易而丹雘之功尚未

施也教諭周貞方圖謀之適知縣屠容持檄初至曰此固吾為令者之事也遂次第成之且期學宫修葺當與廟稱其于文教能知所重復如此初邑中乏進士之選餘六十年廟成之又明年庚戌貢士羅棨遂擢廷試高等人以為竒相率有遣子弟入學之願於是屠君以是役當記且憲副公之功當載也乃具始末來請惟閩去中州萬里在禹貢荒服之外歷三代至漢其民既庻復徙之江淮間蓋久而生息復盛然未知以文學為事也

在唐常衮為觀察使始設學校教之為文又能屈已以倡率之于時士子更相慕傚而文學大興其人遂與中州等學校之設其有益于天下如此今國家承平歳久閩中人才固已過于前代獨古田視他邑為不及豈非其地僻遠無倡率如衮者之在上乎乃今得憲副公而令佐師儒又謹承于下宜邑人之尚義好文者之勃然也予與憲副公為同年進士知其治獄明慎能持憲體乃復留意于此非識治道之本者乎故書以記之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宜興為縣久矣人物之生相望不絕宋寳慶閒縣令趙與䈴嘗建先賢祠歲久祠廢至莫知其遺址所在其可考者真文忠公所為記而已弘治二年武陵陳君策以進士出宰其縣數舉善政士民安之他日問知所謂先賢祠之已廢也悵然興歎以為已責乃即學宫東偏隙地謀重建焉士大夫皆以君之是舉能慰後人景仰之意然謂吾鄉先賢之盛不止故祠之所列者因相與考

之史傳參之志書自漢至宋得數人而視舊已多自宋
至國朝又得數人而凡游寓于茲及守郡而卒葬其地
者則仍其故而不敢廢若晉孝侯周公唐將軍衛公皆
有專祠固不必與于斯也祠成託某求文記之蓋昔之
賢者去我已久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接也獨其
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見于紀載者炳炳如在顧予淺陋
又不能深求其所至竊獨愛其人散見于二千餘年之
間一旦列于一堂之上鄉人駿奔歲修祀事若子孫之

于祖考然者此無他世不同也其為人之賢同耳賢則他邦之人皆可祀之而況其邑之賢者乎然是賢者以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自立于世惟盡其在我者其心尚不求當時之知乃求後世之祀乎而後世之祀之者又豈有所覬于諸賢哉亦惟申其景仰之意以盡其在我者焉耳且曰後有賢如斯人者將爼豆于斯一如故事所以感發乎人而起其思齊之心者又有在也宜興在江南為輿區山秀而水清予將往游焉當拜于祠下因

從其鄉人子孫訪諸賢之遺事而尚論之兹特記其祠
之成爾

家藏集卷三十六

家藏集卷三十七

明 吳寬 撰

記十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東昌有州曰濮濮有縣曰朝城朝城有學建于前代至于國朝凡數百年于此為令者因其壞輒修之然不過補罅支傾以茍一時之完而已弘治戊申今天子即位

改元之歲也隆慶劉君章以進士來知縣事下車之三日入學謁先聖于廟已乃登堂以臨諸生顧而歎曰學其陋矣惜吾政未信于民而遽興是役不可然此實治道之先務不可緩者已而政之所及皆以為善凡所號令爭趨赴之君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以修學事白于州于府于司皆曰宜越明年二月材用既具始建諸生肄業之舍為間三十若堂若齋若會饌之所以次而成又以羣賢從祀宜建兩廡以翼文廟復為間三十六若戟

門若櫺星門若神厨若庫亦以次而成至于殿廡之内易以塑象儼然聖賢之臨于上也繚以周垣植以名木學之規制無乎不備至癸丑之冬督工吏張本以功訖告蓋是役甚大經營措置之間惟以其民不堪爲慮故歷五年始克成之可謂難矣爲令者之心可謂盡矣教諭盛佐訓導黄貢林靳忠以令之功宜有文以記於是君之同年友吏部員外郎東阿劉君約束其學弟子張釗來請予謝無暇則其請不已乃書以遺之夫濮爲衛

地而朝城實其境内孔子至於是邦嘗有轍蹟焉其人既庶而富幸辱教之之語然欲教之未有外于學校之設者故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民既親矣則風俗自厚法令必行而刑罰可省為令者且無事矣治道先務誠在于此雖然學校士之肆也其毀譽所在而上之得失見焉子産不毀鄉校卒為賢大夫而有遺愛之稱然則令日令之所以經營相度以盡其心者豈徒資以教民亦惟察

其言謹其身平其政以終惠乎百里之內其亦有意于此乎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天下皆有學學必有堂堂必以明倫名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義實本于此然自三代以前舜命契為司徒教人之道已不外此則三代之所以明乎此者亦因乎舊而已而非創為之也顧其時風俗既厚人心不亡為君師者猶有

近於禽獸之憂世道既降其立法爲教又當何如此學之名堂所以不能忘乎此也然古人之明人倫未嘗爲此名也惟能盡其實而教化自行後世之明人倫未必有其實也惟其爲此名而教化有不行焉孟子不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存古之名行古之實還風俗之厚復人心之正夲朝廷之美意施郡縣之善教此固今日爲守令者之事而亦安能舍學校而他圖哉蓋學校者行禮講業固明人倫之地乃師生之所聚而士庶

人觀法之所在其可以不加意視與他公署等哉嘉興在浙江爲大府凡公署之設無所不備况於學乎况於師生之所聚如明倫堂之尤不可缺者乎其學始建于唐拓于宋元而修葺于國朝者見于紀載已詳堂故在文廟後正統間知府黄侯懋始得隙地遷于學之東北其制宏敞人皆美之後五十年爲弘治癸丑學不戒于火堂若後室一旦盡燬時同知林君茂歷適署府事方圖重建已而知府佟侯珍至諗知其故曰財出于公力

出于下吾為天子祈守茲土豈不知所惜哉使是堂而
改作也是可已也惟不可已此吾所以不能已也且僚
佐嘗有意于此其責不在于我而終諉之乎乃掄材鳩
工屬吏董役明年堂成已而其後室亦以次成矣視舊
高踰數尺其制爽塏人益美之落成之日卿大夫致仕
而家居者自兵部尚書項公而下畢集堂上頌侯之功
他日教授蕭子鵬等則來吳中請文記其事予辭之然
侯自吏部屬出佐蘇州予固知其人及為守去蘇甚邇

又聞人稱其美政不置則于是舉安能吝一言而不與之哉於是後數月訓導范祐及諸生姚玉輩相繼來促乃卒書之是舉也經始于甲寅之春訖工於乙卯之秋凡用木石瓦甓之類其數載于籍可考也

廉石記

石之産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採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藐之君子

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于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装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

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没等耳吾將有以置
而立之俟以爲然於是吴縣知縣鄘璠長洲縣丞王綸
相與督役夫㨿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
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蹟不絶昔
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
百年之人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
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
可也其有功于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

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懐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令之廉石正與此戾自兹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趑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别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游墅重造普恩橋記

滸墅在蘇州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農賈雜處爲吳中一大鎮自景泰間朝廷置分司于此舟楫盆集居民益繁貿易往來以限于官河皆稱不便成化初雖嘗作橋以免濟渡而南北遼絶人蹟折旋猶以爲不便也居民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恩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蒙城劉君煥方奉命分司于此敏而有爲始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奬勵之他

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灝行水至閶其事亦從而勸相之然民亦未敢專也則言于知府史侯侯曰宜又言于廵撫都御史朱公公亦曰宜於是里父老沈浩等更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某月興工是年某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財費甚鉅勞力甚多其利益甚廣不可使後之人無所考也介鄉貢進士浦君應祥來請文以記夫事之成未有不由于人和者周之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

非是之比然民不欲爲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

也至於民既欲爲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

能成哉惟夫民欲爲之人能從之故雖財費鉅而勞力

多不待踰歳而穹然堅厚不易爲之役遂以告完雖然

人則和矣亦惟得其時耳葢吳自古爲澤國數被水患

今歳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既有秋成之利視義所在慨

然施予亦不之吝此所以易成也歟橋之脩一十二丈

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減二尺董其役者曰倪某凡

出財者其姓名悉刻于碑陰云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為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為譙樓樓之建既久而燬宣德末重建于郡守桂林莫侯歷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剝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為庶事畢舉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俾

出守養民今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已者乎民聞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歛而有餘粟吾輩各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名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方君岳等贊之曰此民之情也咈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堅剝落者完甎石並用丹雘錯施郡中美觀於是為最工訖侯以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

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葢古之人固勤于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懐者不之廢也故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况更鼔刻漏以警乎民者在是豈特為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爲守義之邦上之人于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于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訖于是年某月某日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鎮江爲府距江瀕海地險且固自國初用武多所資給當時恩詔下頒惓惓焉優卹之故其府賦稅薄而田里不困百餘年來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參佐莫不慎擇其人敦厚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不奢夫不困則其中自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儒爲業而游乎學校者蔚然可視及其出而與四方之士較藝乎場屋之間

往往有首冠乎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而加之意蓋府之有學自宋歷元在府治之南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啚以其勢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頽壊已甚未有能修之者今知府鄭侯傑自大理寺丞來又得前兵部主事高君鑑等為參佐好文重士始相恊謀以修學事移于廵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天子命以養民財力固所當惜然以學校槩視之是不知務者即報使舉行

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郎曹貴委之貴勤敏而公財不妄費工成規制宏美觀者稱歎於是教授董宗道具修學始末使諸生達旵蕭杲來請文刻石蓋學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雖有失道之主未有能廢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道明于此也然以明于此者非明于學校之地明于游學校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哉孟子曰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故廟而祀之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在其左右者非

夫人也聖賢也聖賢者道之所在也誦其言求其道用於鄉使習俗丕變于一時用于世使德業大行于百世然後稱乎游于此者此固朝廷崇儒之美意而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為士子望哉故因記學之成而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為間百五十廟自殿廡以下為間四十八周垣為堵四百十經始于弘治乙卯八月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名赴闕下俾往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傍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爲是上從之始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于火主僧德本以爲已事欲重建之

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材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兹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絶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弘惠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

史白樂天既為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兹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為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為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惓惓于兹寺如此真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吳縣修學記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為近蓋學初偪于西城甚陋宣德甲寅周文襄公廵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為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廵按至諸生言之君以為宜於是任邱鄺君璠以進士來為縣政令既行歲適大熟曰此費不甚固無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

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填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作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既訖教諭李某訓導某某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鄭君為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為勞民而以仍舊為省事者蓋出于魯人為長府之説也夫長府之制繹者以為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

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為意而刻剝掠奪之患必不能免此閔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斯明人倫于斯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否則鄒君亦肯為哉故記之以示後人

瑞賢亭記

世所謂瑞者或昭于天或發于地往往有奇驗于人載

於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于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為異而以為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為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崕有巨石二矻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為

每夏秋之交石上彩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掇高科者郡志載之葢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歴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傍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役事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内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

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沒其孔之子杰桓同
登甲科皆驗于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于
予予為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為物
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擬高科者亦多于天下其瑞不驗
于彼而獨驗于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
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頹風文章變乎陋習天
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為不可及其瑞果係于科第乎若
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

其瑞又係于科第乎葢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令名于是為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為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為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韓氏立後記

人之初本乎一祖而已其後子孫益繁族屬始分分則有續有絶其勢必然於是君子制為人後之禮而絶者續矣後世宗法廢而不傳人各宗其近者至于近者絶

馬則奉祀無主承家無統而其法益廢為其族人者能無懼乎吳中韓氏自宋魏國忠獻王以來自汴徙杭有為馬步軍副總管性卿者又自杭徙蘇而居城中樂橋之南性卿生轉運使某三傳為復陽復陽生奕字公望詒字公達公望生存字伯承伯承生充字克美克美生永祺永祺生宗祀宗祀年十八而卒不幸無子而韓氏之宗子遂絕至于故居蕩然過者傷之於是公達之孫襄字克贊者以為懼曰韓氏宗子其遂已乎今吾且老

不及此圖之他日何以見祖先于地下葢克賛有子金金有子宗福宗福有二子其仲曰燾序其昭穆實宜爲宗祀後乃弘治丁巳某月卜得吉日克賛率族人告于祠堂而立焉既又恐後人之不知也以書來請記其事于石以示惟韓氏出故相家自入國朝公望以隱節文學高于一時而公達與其從兄公茂並以醫術顯于永樂間被寵眷甚渥而韓氏之名益著按其家乘公望初無子復陽以公達始生命育以爲後而名曰詒公達既

仕一日太宗文皇帝問知命名之故以昭穆之紊也即
命改之賜字公達俾以字行公望聞之喜曰昔先人恐
無以爲後者特權一時之宜耳今既蒙恩改正此韓氏
之幸也其事葢百年于此而公望之後不意克絕克贊
于此汲汲圖之以合先世之志是豈偶然之故哉禮曰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謂克贊此
舉其知禮者乎其知本而孝者乎詩曰以嗣以續續古
之人熹也長而好學以無忝其家世也哉

聽竹堂記

吴中高氏世家飲馬橋之北物貨車馬紛然于門固壓居也其先廷用府君性愛竹嘗植竹于庭翛然有園林之氣葢嘗扁其軒曰可竹故賀感樓先生為記之府君既下世而竹固在其仲子策字德良者以為先人所好也歲時癯灌愛護甚至意不自已乃作聽竹堂以寓孝思介感樓之子其厚謁予請記詩人之言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為父母所植故恭敬之而不敢慢也

然草木之生其類甚多人子必于桑梓而恭敬者以桑可以飼蠶梓可以成器而父母種植之美也故唐李德裕平泉莊記曰壞吾一草一木者非佳子孫蓋德裕所植皆珍奇之産特以資玩好者世故不之取也令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傅故有似賢之稱人之貴之久矣前人植之意蓋在此則德良所以瞻對之者固出于孝思亦欲資其德以爲鄉里之賢人耳詩又不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敢爲德良賦

之

家藏集卷三十七